



本是同根

梁倉  
著





## 目錄

跋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楔子	序 胡野秋	序 千夫長
307	235	199	152	120	28	20	12	6



## 序

香港作家梁倉 2020 的一場精神遊蕩——《本是同根》

千夫長

香港作家梁倉又完成了一部寫香港人精神的小說。這部小說是在 2020 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瘟疫時期，把所有人都隔離在家中，亦或說在人類全部失去自由的日子，作家梁倉開始了他的精神遊蕩。

今年，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關門閉戶，又遭遇洪災，就連大地也是莊稼歉收。對於梁倉卻是一個妥妥的豐年，梁倉完成了長篇小說《本是同根》。

梁倉的這場精神遊蕩，可謂自由飄渺，甚至連莊子的《逍遙游》也無法比擬。莊子的大鵬展翅，御風而行，還是逍遙在時空裡。梁倉遊蕩在夢中，遊蕩在想象中，遊蕩在醉酒中，遊蕩在昏迷中，遊蕩在謊言中，遊蕩在虛擬的網絡中，遊蕩在靈氣裡，從三維空間遊蕩進四維空間，又回到三維空間，遊蕩進了烏煙瘴氣的沈淪的現實生活中，就連大自然也是秋風吹夢境，雨霧輕煙添迷朦。

進入現實，靈性喪失。一個卑微、殘弱、沮喪的人，雖然曾有過，好過，甚至美過的現實過程，也充滿趣味、激情、感動，但都短暫地變得虛空不堪。這個人也想改變世界，自我感覺自己由天降大任，覺得自己應該獲得受人尊崇的至高榮譽，世界都應該是屬於他的。他的理想世界，沒有孤獨寂寞，沒有欺詐狡猾，沒有猜疑審度，充滿真善美，談笑都是貴族。結果恰恰相反，現實很打臉，身臨其境的這個世界到處充斥孤獨寂寞，欺詐狡猾，猜疑審度，和假惡醜，到處都是流氓。尤其是在香港這個世界的聚焦處，太容易看清誰是貴族誰是流氓了。他放棄世界，退而回到家庭，想補救破裂的婚姻、破裂的感情，破裂的身體，卻不知道，破裂是一種單箭頭向前發展的態

勢，破裂不可回轉。他不僅和這個世界分裂了，自己也和自己分裂了。我離開了我，我找不到了我。甚至，他自己都不屬於這個世界了。在這個混沌的現實世界，一具孤苦伶仃的肉體孑孓獨行，家庭、愛情、事業、工作、房屋、公司、理想、尊嚴幾乎都喪失殆盡。惟餘殘夢。

有夢就好，進入夢境就是進入了靈魂世界。在夢裡，他又變得如此強大。肉體被限制在現實的病床上或家中的床上，靈魂就自由了，強大了。現實越被擠壓，夢想的世界就越遼闊悠遠。於是在夢境裡，在想象中，進入太虛，彩雲飄蕩，彩虹橋張開翅膀，金黃色的城堡閃閃發光。他是王、是將軍、是貴族。甚至昏迷一百天，似乎都度過了一個美妙的漫長人生。

《本是同根》延續了上一部《香港孤兒》，繼續講述陳家強的故事，還有王興國。家強、興國，他們的上一輩為他們起了這個名字寄託了莫大的期望，是希望他們做出興家強國的事業來，結果都成了破碎的夢，成了微不足道的個人的名字而已。

梁倉《本是同根》的這部長篇小說，閱讀難度很大。雖然出生在香港本土，梁倉的寫作和香港這個文化島嶼上，曾經輝煌的具有娛樂和類型性的經典完全不同，不武俠，不言情，不商戰，不搞笑。梁倉卡夫卡式的敘事情緒，讓你無法產生閱讀的快感，疼痛的文字阻止你不斷地停下來思考、拷問。當然，這個歷史時期，也正是該香港人停下腳步把感嘆號變成問號的時候啦。

現實和虛空到底是什麼關係？一個現實裡認識的、愛過的、在一起生活過的愛人，進入了夢境，進入了想象的空間，到底哪個是真實的存在？被現實的同根本家妹妹騙走了賣房子的錢，卻不知道那個妹妹來自何方，是真有其人還是網絡虛構？這就是尋根的代價嗎？這就是人生的虛空嗎？小說人物王興國，在謊言中編造出自己豪爽的初戀故事，也是一種自愈嗎？睡夢中在護老院離世，身邊沒有愛人子女親人朋友，孤單寂寞地冷冰冰離開，走完了自己虛幻的人生。在香港這個島嶼，一個人也成了一座孤島。這孤獨是誰造成的？是咎由自取嗎？一個人的孤獨是因為社會太狠毒嗎？社會是什麼？活在現實，不甘平庸，不想選擇苟且偷安、與世無爭。但是，現實中追求的人生意義、存在的道理和不朽，到底存在不存在？追求到了人生意義就有意義了嗎？意

義是什麼？三維死亡，四維真的就是不朽嗎？不朽的意義是什麼？是實現三維裡的夢想嗎？在三維世界的無家可歸者消逝之後，進了四維世界真的就會是一個生命不朽的貴族嗎？本是同根，同根的是什麼？同屬一個造物主？同血緣？同罪？同愛？

《失樂園》裡彌爾頓說的「心靈自主的地方，一念起天堂變地獄，一念滅，地獄變天堂」，是這樣嗎？那麼如何做到心靈自主？

早年，我讀但丁《神曲》，但丁靈魂漫遊從地獄、煉獄，到天堂，讓我領略了很多經過。但是，對我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似乎沒有產生任何意義。其實，但丁自己也沒有找到意義，因為那時主耶穌還沒有道成肉身來到世界。

同根的人一直是不同命運。今年，人類卻面對了共同的命運。梁倉的這一場精神遊蕩，預表了每個人的人生選項，悖逆愛就是罪。那麼，愛是什麼？

2020年8月24日於美國洛杉磯

千夫長簡介：

千夫長，當代小說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62年7月28日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後旗。出版著作：長篇小說《紅馬》《長調》《中年英雄》，中篇小說集《馬的天邊》，中短篇小說集《草原記》，首部華文手機小說《城外》，散文集《野腔野調》《世道》《千頁書》，文化對話錄《糾纏不休》等。



## 楔子

如陷落地獄裡般的痛苦哀嚎聲音散佈遍野。這是北方主戰場傳來的聲音，那裡的戰爭已經延續了三天三夜。一百四十四萬兵馬互相撕殺，叛軍以為憑著他們妄想的士氣可以戰勝這場叛亂，這痴心妄想換來是叛軍們的死傷枕藉。他是叛軍南方的王帶著數萬士兵，本來是打算封鎖我軍後援。可惜這個消息被我知道，我帶著十萬大軍連夜趕路阻截他的陰謀。這裡是南北唯一通道，東邊是無盡深淵，西邊是高聳的峭壁，中間的通道是一個狹窄的平原。日出之時，陽光蒸發晚間時凝聚在深淵的濕氣而湧上濃厚雲霧，漸漸掩蓋平原。我騎著戰馬揮動寶劍，領著十萬兵馬整齊昂首排列在敵陣前方。我們兩軍對峙，如箭在弦一觸即發。我的一聲令下，我軍衝向對方，同時敵軍亦揮軍衝前，準備拼過你死我活。我走在最前帶領士兵一湧而上。兩軍快將短兵相接之時，我長劍向前一揮，在我身後的長矛騎士隊立即走到我前方，同時排列陣勢。敵軍冷不防我方迅速變陣，敵方前排騎兵緊急剎停戰馬，以圖逃避矛尖的鋒頭。可是後面的士兵不知道前方狀況，混亂中直接撞上前排。一時之間敵人前方軍隊人仰馬翻亂作一團。我再次高舉寶劍，劍尖向天打轉，戰鼓隨即響起。我方的輕裝甲軍團從敵方左右兩邊煙霧瀾漫中跑出，他們雙手各持雙刃短劍，高速轉動殺入混亂中的敵軍，戰場上前排手持長矛的騎兵向前推進順勢刺殺，一時間被刺被劈的敵軍士兵哀嚎連連血流遍地。敵軍後方看到三面受敵開始後退以避鋒芒。我揮劍指向背後，指示號角響起，我後方遠處的弓箭隊，拉弓蓄勢待發。我再次高舉寶劍，然後劍指前方，號角隨即沉聲長響，颼颼箭聲如雷貫耳，箭雨傾盆而下直落戰場上敵軍的後方。敵人再一次措手不及，後面的士兵被箭雨擊殺倒地。原本意氣風發的叛軍已經潰不成軍，慌忙四處逃生。但是四邊被我軍封死，不到一刻的時間敵軍陣營四邊士兵已被擊殺，餘下中間的少數戰士驚慌推擠在一起，他們背貼背緊緊靠著一團作垂死掙扎。他們向後方遠處的山丘上，這師團的王乞求救援。可是那人目無表情並沒有給予這幫孤立無援的戰士

任何救助。我策騎戰馬緩慢地昂然踏步，停在這幫已經深陷絕望的叛軍前。他們抬頭看著我，似乎是等待著我的憐憫。我眼珠向下用鄙視的眼神望著這幫不知死活的叛徒，我輕輕擺動垂下的寶劍，圍堵叛徒的我軍長矛騎士二話不說，伸出長矛刺殺那幫被困的叛逆戰士。有些大叫求救、有些垂死反抗、有些跪下求饒。我冷酷無情地沒有付有任何憐憫，眼巴巴地看著叛徒一個一個倒下，然後隨著最後一個叛徒被長矛刺進心臟而倒下，我雙目正好望到後面遠方的他，這師叛軍團的王。我強忍著憤怒而顫抖的身體，雙眼發出怒火。他騎烏黑的戰馬手拿著長劍向天，他的軍團餘下的戰士一同拿出武器，準備與我大軍再次決一死戰。他的叛軍只餘數千，這無疑是自尋死路。我和他率領各自的軍隊，伸出長劍、長矛、雙刃短劍等各式各樣的武器，策馬向著對方衝去，步兵緊隨騎兵之後，這是最終一戰。

突然遠處凱旋的號角聲響起，北方冒出金黃色的狼煙，鼓聲雷動歡呼振天。很明顯是北方主戰場已經被平定，叛軍已經徹底失敗。我和他只是側頭望向北方，沒有為此停下來，轉過頭回來繼續盯著對方全速衝刺。我舉起寶劍，他握著長劍彎曲手臂，

看來是打算用劍直刺我的身體。我們倆坐騎快將相撞，同時他用勁向我刺出長劍。電光火石之間，我左手拉扯馬的韁繩，我的戰馬向左一躍偏離原道。他的長劍落空，他立即反手向我橫斬，可是我已躍到他的馬匹後半身。我揮動高舉的劍乘著馬的躍勢向下一掃，正好深深劃破他的烏黑戰馬的後腿上肌，頓時血濺四射。我倆剎時戰馬回身向著對方。正在衝前的我軍騎士欲乘機用長矛刺他，他竟然頭也不回輕鬆閃避，順便一手拉著長矛身把戰士拉倒馬下，同時揮劍劈殺。整套動作乾脆利落。我亦不甘示弱，左手一拉馬韁，雙腳一踢馬蹬戰馬原地旋轉，馬匹後蹄向後使勁一蹬，踢飛靠近的馬匹，騎在上面的士兵被壓在翻倒的馬身下。同時我揮動寶劍割開剛到我左邊的叛徒頸咽，再乘轉勢橫破開後面的騎兵胸膛，最後回過身時再順勢斬殺第三名馬背上叛軍，只剩下他們的戰馬向前奔跑。在這一瞬間過後，兩邊騎兵都立時不敢接近我倆，留下一片倘大的空間給我倆決戰。在這空間之外，兩軍士兵全副武裝、短兵相接，他們廝殺著，武器精準地又入人的前額、眼睛、嘴、喉、肩、胸、肚子、大腿、手臂，身體瞬間被肢解，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日出的平原上充斥著勝利的吶喊和受傷痛苦的嚎叫，哀號呻吟已分不清楚是敵是我。此時北方煙塵滾滾，我軍緩軍鐵蹄踏著火焰而

來，她騎著白馬在軍團之前快速奔向著我倆的方向直衝過來。叛將原就是以寡敵眾來迎戰，如她加入戰場形勢很明顯沒有任何勝算。他高舉並轉動長劍示意叛軍撤退，可是能夠逃跑的叛軍已經不存在，敵方被我軍重重包圍克制行動。他看大勢而去，顧不上同伴，自私地立即拉著馬韁向南奔跑，我當然不會放過他緊跟著他後。

我偏離勝利的隊伍，騎在戰馬踏著七色雲彩追擊在逃跑的家族叛徒。我跟著一抹又一抹被血水染紅了的空氣，遠看到他烏黑的坐騎受傷的身體，牠每一次使勁地跑，心臟加壓將血水從傷口裡噴灑出來。我緊逼叛徒身後，他似乎已經走失了方向一樣，慌不擇路居然跑進了峭壁裡的死胡同。他發現前面窮途末路時，嘗試向左右兩邊跑。然而這度峭壁高牆極之宏大無盡頭，他剎停烏馬，慢慢向我的方向轉過身來。而我早已停在不遠處，守著這個瓶頸窄口，看著他找不到出路的狼狽。我們怒目對視，我感到他仍不願承認戰敗的結果，他想和我絕地一戰，然而在我看來他只是垂死掙扎。他眼睛發紅，狂嘍一聲伸展出火焰般燃燒著鮮紅色的翅膀，翅膀蓄勢慢慢向上，突然使勁拍翼下擺，瞬間發放出強大力量從馬背上迅速飛上雲霄。我眼看叛徒將會逃脫，立

即驅馬一躍而起。我的戰馬速度如閃電奔馳，瞬間已經接近他背後。我毫不猶豫策馬上躍跳起，同時拔出金光閃亮的寶劍，直衝著叛徒的頭顱刺去。電光火石之間，他轉頭投出凌厲不怕的眼神。太陽光照射在我手上劍尖而發出的金光與他眼中的火紅烈焰，閃耀空氣中的硝煙塵粒，如日照下的星空閃爍奪目耀眼。兩股光芒快將碰撞之際，時間停止天地凝聚。

夕陽西下，血染山河滿地狼藉。我跟他拼殺不知道多少個回合，完全不顧身體流下多少血汗，留下多少傷痕。那股狂烈的憎恨充斥，顫抖的身體火紅的雙眼，已經忘記我們本來的親密關係，留存在我們之間的只剩下「背叛」二字。我已筋疲力盡，只能用劍當作拐仗緊插地上借力站起來。他單膝跪地，急速的呼吸也表現出他也過度透支體力。我們相隔不足三公尺，頑固地吸著深深的空氣，堅持想置對方於死地。此時輕輕的馬蹄聲踏至，我兩不約而同地望向馬蹄聲處。原來是她，她到達這裡了，我們終於齊齊整整在一起。她從馬背上下來，站在我們之間，我們三個所在位置形成一個完美的三角形，我們三個本來就是完美的。當王發現三維度空間並創天造地開始，



當王容許三維度空間的世界有人類的存在，當王堅持照著我們的形象創造男女，給男女吹入生命的氣息，成為有靈氣的人並把那個由我們貴族勞苦創造的美麗花園交給人類開始，我們這個世界如大地震般分崩離析，本來和諧完美的一切都改變了。當六隻翅膀的裝甲開始啟動，一群愚昧無知的人被煽動參與。然後，歪理泛濫令無知的人情緒失控，同時暴力突然出現。一切言語理性辯論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被逼採用了粗暴殘酷血腥的方式。

我們仨終於也要用暴力解決我們間的問題。

「放了他吧。」她居然說出這種話。我跟他交戰就是想生擒他，我心想反正殺死不了他，至少要令他身體受傷痛苦，並且永遠禁錮他，要他永遠拖著破爛不堪的身體失去自由。雖然對我來說這並沒有具備什麼實質意義，但至少算是發洩一下我的怨氣吧。然而，她居然說放了他。這是我意料不到的說話，也是我一直沒有察覺到他和她的關係。我一直以來只是他倆的配角，他和她才是我們的主角。她走到受重傷的他

身前，用身體保護著他。她向我展示出堅決不移的眼神，似乎在告訴我沒有別的選擇，否則只有跟她對抗。我握著長劍的手在抖動，全身火熱卻不是憤怒，而是自憐的心痛。這顆心像是被她用刀一片一片割下，延續一次又一次的心撕刀割。我極力地咬牙切齒，強忍絕望的淚水，壓抑劇烈的疼痛。眼巴巴看著她為他而做的一切，我難以形容我這刻的痛苦，但是我內心的憐憫漸漸侵吞怨憤，把痛苦變成可憐的淚水。一行淚流淌到地上，化解了戰爭的烽煙，卻埋藏了妒忌的火種。這星星之火，正在靜寂等待著燎原般的張狂，等待一發不可收拾的時機，必定再次燃燒滿腔怒火焚毀他們的美滿幸福。



## 第一章

時間是一支在真空中發出的箭，一直向著漫長的黑暗永遠前行。

這裡是一個超凡的空間，是一個充滿真善美的完美世界。這裡的人天生出來就是完美。在我們的世界，原本是沒有紛爭、疾忌、奸詐、凶惡，更加沒有仇恨、敵視、戰爭、屠殺。在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應該不用費心自己人生，不需要費心衣食住行，不需要擔心維持生計。在這裡，我們人人平等，享受的福利基本全部相同。是的，是基本上相同，足夠令我們不愁生活地生存下去。不過，我們始終是具有上進心的人，在真善美的完美世界上，我們被教育要把完美活得更完美，要竭盡人生去追求更完美。

怎樣才能在完美的世界活得更完美？就是「不朽」。我們被教導學習如何不朽，把完美永恆地展現下去，直到永遠。於是我們為了成就大業，對認知等級上分不同階層，分別身份地位。貴族是地位的象徵，身份階級不同了，享受的福利當然更豐厚。並且會受人尊敬，就像明星一樣得到那種萬眾寵愛的感覺，雖然我們根本並不完全理解「不朽」的意義，只懂我們是擁有永恆的生命。但是已經成為非常吸引貴族們，成為我們上進的原動力。這個世界的貴族，從存在時就要聽從家族長輩的教導學習「不朽」。我們一開始也不清楚我們的世界有什麼特別之處，跟每天要睡覺、起來洗臉、喝水吃東西一樣，根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很快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只覺得這是必然的現實。後來經過長輩講解古籍，遠古時代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爭，幸好我們的王帶領之下獲得勝利。我們才知道在遠古時這個完美的世界是由先輩們努力不懈奮鬥得來的成果。

在這世界我們同樣是受著時間的限制，唯一跟三維度空間世界的人類不同，這世界的人類沒有死亡，從出生開始便擁有永生，時間對我們來說並無意義，因為我們擁

有永遠用不完的時間。我們被賦予永恆的生命，而我們在無盡的人生中終身學習如何匹配「不朽」這個稱號。我們要去人類世界執行任務，經歷生、老、病、死，經歷人生百態品味人間疾苦，完成了才能真正領悟「不朽」。其實我覺得我們的世界什麼都擁有，為何仍然要這麼辛苦執著去做一件我們不太明白的事情，只是為了跟大家一樣學習「不朽」。人儘是為難自己，不能輕輕鬆鬆的生活一樣。「人類世界」是相對我們這個超凡的世界，只是一個平凡、庸俗的世界。聽說那裡是個不完美的世界，充滿嫉忌、憎惡、仇恨，人生沒有基本福利保障，貧窮、不公、嫉忌、勾心鬥角……所以那裡的人會不擇手段去爭取財富、權力和名譽。跟我們有一點相同的，擁有了豐厚的財富後就可以輕易獲得名譽，有了名譽就跟明星一樣得到萬民擁戴，當然也可以先得名聲成為明星後才擁有財富。而最直接的是爭奪權力，便可以同時擁有一切。無論何種方式，我們的任務應該就是要像在這個世界一樣得到名譽吧。這是我的理解，至於怎麼樣才能達成，我隻可以說摸著石頭過河。而沒有完成任務的，不單人會沉淪也會被遺忘。我們要到人類世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這個情況請容我用凡俗世界的現象去解釋，這樣才可以比較容易理解。我以空間維度做一個假設。

假設我是三維度空間的生物，我想進入二維度空間裡生活。很多人說只要在背後放置一盞燈照射我的身體，在地上平面做成的影子就可以了。但是影子能否接觸二維度空間的生物和物件？答案非常明顯。所以要真正高維度空間進入三維度空間，那麼方法就是壓縮自己，把高維度空間的生物壓平，事實上這個方法也是不可能。壓平了等於死亡，還死得很難看。於是乎，較有智慧的高維度空間的貴族們研究出一個方法，利用三維度空間的生物原來的生存方式進入三維度空間的世界。但高維度空間的生物首先是要分裂，因為高維度空間的生物體量不可以在三維度空間存在，於是高維度空間的生物要把身體留下，將靈魂分成三份，最大部分要留在原來的世界守護肉體。第二部分是与三維度空間溝通的媒介，最後一部分亦是最小的一部分才可以進入三維度空間的世界生活。這個是王定下來的規矩，是王以身作則的典範。（王曾經親自進入三維度空間世界，所以說以身作則。）帶領我們在這個完美的世界再進一步達到不朽的指標。據說王創造我們之後，因為覺得我們實在太完美，於是要我們學習不朽令我們有進步的空間，要領悟不朽就必須要壓縮自己進入低維度，經歷苦劫。而這個低維度的世界是王為了我們的鍛煉而創造的，故意創造一個我們鄙視的世界，要

我們把真善美帶進去並改善他們的人生，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要依照那個世界的規則。換言之我們不可以創造有別於那個世界的超人軀體，不可以直接植入我們世界的智慧。所以，我不單是因為維度的問題要被壓縮分裂，也是因為王設定下的規矩而將我們擁有的高智慧的本能分離。在我未被分裂之前，家族的長輩告訴我身體是一個大部分，這個身體的體量可以容納我大部分的智慧，所以必須分割大部分的我保護這個身體。然後分別在靈魂的空間負責溝通的這個「我」負責監督在低維度世界的「我」，保持兩個世界的連結。而進入那世界身體的「我」必須倒空大部分的我，只餘下僅有的一顆隱藏內心深處的微弱聲音，後來我在那個世界知道這微弱聲音叫「良知」。

任務的那一天到臨，我們稱這天「重生天」。我終於接受了壓縮、分裂、脫離而進入兩個維度之間的一個空間，或許可以說是一條通道。這是一個靈魂的空間，我們在等待一個爭取三維度空間世界肉體的機會，在等待合適的時間去爭取自己的身體。只要擁有了身體我可以在三維度空間世界經歷肉體才能體驗的生、老、病、死、悲、歡、聚、散。只要成功經歷這裡短暫的數十年的考驗，我就可以獲得認證，證明我明

白了在我的世界所說不朽的意義，這樣就會被人尊重景仰，至少在我的世界裡每一個年輕貴族都是這樣想。在進入這個靈魂空間之前，我需要被分割變成「我們」。因為我的體量太大太多，不能直接進入這個低維度的空間，於是乎我變成了「我們仨」。大部分的我，逗留在原本的世界，保護著我原本的身體和知識。極小部分的我和另一個小部分的「我」到達這個靈魂的世界，然後在合適的時間，極小部分的我會搶佔那邊三維度空間世界的身體。而另一個小部分的「我」，會留在靈魂的空間伴隨我成長，成為這個世界的我和原來世界的我溝通的一條橋樑，指引我達成我到這個世界的目標。如此，極小部分的「我」失去了大部分的我該擁有的知識，會變得無知。要在這個低維度的世界生存，唯有無知才活得舒爽。但是無知也相當痛苦，唯有依靠在靈魂世界裡的我，費盡心思暗示給我知道世界的真相。否則，我將會沈淪在那邊世界，永遠輪迴萬劫不復，永遠跟原本的我分離。過去很多年輕人就是貪戀低維度的世界而一去不返。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不回來，願意放棄原有的真善美。當然我也好奇想知道原因，不過在我的世界從沒有人因為他們的離去而感到難過，至少從沒有表達不滿吧，而且連那些不回來的人原本的自己也沒有不滿。整個世界很安詳平和，仍然只為

了追求「不朽」為目標。在我的世界擁有這個世界的人所羨慕的一切，沒有孤獨寂寞，沒有欺詐狡滑，沒有猜疑審度……我的世界充滿真善美，我們唯一的追求是「不朽」。每一個貴族必須遵從完成這個任務，沒有限期沒限次數，我們貴族永恆的生命裡，可以重複履行，不受限制。在那邊我們擁自由意志，依性格而作出決定，做出人生抉擇亦成為不可逆轉的宿命。當然有超乎貴族身份的曾經落入凡間，他沒有選擇逃避，把早已預備好的杯喝完。這是三維度空間世界的人所共知的歷史事件了，信與不信，自由選擇吧。

在靈魂的空間，發現我倆四周圍繞著成千上萬的靈魂。我倆瞪著眼睛望著對方，然後另一個「我」轉身欲離開。我問「我」去哪裡，「我」頭也不轉告訴我，去習慣這個靈魂的空間，往後的日子「我」就要在這裡生活，然後一聲不響就飛走了。我一個人孤單在人群中，不知所措時我遇上了她。她告訴我她的另一個她也去了考察，於是我們一起並肩飛翔。我定神看清楚面前的人，我們四目相交空洞的內心瞬間被填滿充實，頓時覺得實在。我拖著她的手在宇宙間的星際穿梭飛翔，看到混沌初開，創天

造地的鬼斧神工。看到日月星辰的出現，看到生命的誕生。感受到靈魂的氣息如風般吹進大地，看到巨大的神祇造人，造男造女，看到精雕細琢出來的俊男美女。我們攜手飛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或許我和她都把大部分的自己留在原來的世界，我倆彼此依靠來填補失去的空虛。在靈魂的空間不知逗留了多久，我的另一個「我」出現，告訴我要走了。我和她依依不捨，但是我和她都明白我們的任務。在分手前我忍受不了這份錐心之痛，我把我的一點心分給了她，希望她能記住我，而她亦低下頭羞羞地把自己一點心交給我。我和她就像交換了訂情信物一樣交換了一點心，雖然我和她沒有說出來，但是大家透過這麼一點的心知道我們都希望在新世界裡能夠再次相遇。這顆心成為我和她僅有的聯繫，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在人海茫茫中，憑著這麼一點的感覺尋找對方。突然，這個希望竟然成為我的人生目標！我猛然搖頭，告訴自己去到那世界是為了學習「不朽」的意義。就在搖頭的一刻，「我」把我拉開，高速地離開了她。向著一個旋渦的光芒俯衝過去，這個光芒入口充斥著人群，光芒裡分開了千萬個不同顏色的入口。「我」指示著旋渦裡的一條藍灰色的入口，我急速飛翔穿梭其中。突然眼睛一片強大刺眼的光芒籠罩，我被這溫暖溫柔的光芒包圍，我感覺到我被一隻溫柔

的手摸著我的臉，我竭力睜開眼睛。聽到四周的聲音叫我，喊眼前的人：「爸爸」。



「『爸爸』，平凡男人到五十歲的時候應該是做了爸爸，也許有孩子，或許孩子已成家立業，或許有孫兒，應該與老伴準備退休，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而我，陳家強，到了五十歲的時候還是一無所有。我只是一般普通人，為什麼我沒有普通人的生活？」陳家強坐在維多利亞港海旁，看著港內輪船穿梭往來，這是他從小時候開始的習慣，因為他覺得父親可能在港口的其中一艘船上工作，這樣似乎是他與父親最近的距離。自從兩個家家離開陳家強後，陳家強時常反覆問自己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他用了一年時間回復未認識她們之前的生活節奏，好不容易才穩定下來。與其說是尋回昔日的生活節奏，不如說是更加苟且的生活吧。與他父親給他的名字意義差距越來越大，「興起家族，強大富裕。」陳家強不時重複念著過世的母親告訴他的名字意思。

他生活枯燥乏味，上學教課到下課回家孤獨一人，現在跟父親給陳家強起的名字「家強」完全沒有意義。夜色迷人，維多利亞港的夜景燈光效果井然有序充滿熱情活力，正與當前社會面對的混亂恰恰相映成趣。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陳家強回家後習慣了躺在沙發上看電視，螢幕是一齣描述戰爭的奇幻電影。當戰爭開啟並席捲大地之時，一個黑色的巨人戰士執著他的跟月亮一樣的大盾，手握長劍橫衝直撞刺向白色巨大機甲。白色機甲立即拔劍還擊，兩把火劍在空中快速揮舞，劃出一道道圓形的火圈。這就像是發生在兩顆行星間的戰鬥，巨大的盾牌抵擋利劍的攻擊，噴發出刺眼的火花。白色機甲敏捷地轉身高舉寶劍劈下，朝對方發出猛烈一擊，霎時間黑色戰士手中的劍斷成兩截。癱坐在沙發上的陳家強任由電視螢幕的畫面變化，眼睛卻被腦袋帶到空洞的思潮裡。陳家強再次成為孤兒已有三年，他努力模仿過去二十年的生活方式，可惜總是失去以前的一份心靈的安靜。陳家強與家家的兩年的感情，既然能打破了他二十年來建構起來的和諧秩序，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平復下來。現在的陳家強下課後，仍然會走到超級市場購物，今天回家之前他便選了一包雲耳蒸

雞、一包洋蔥豬排、一個椰菜球。然後推著購物車走到罐頭食品欄，他看著一個個圓筒的、長立方的、立體橢圓的金屬密封的罐頭。陳家強心裡突然想起父親，唯一一次給他做飯，是煎午餐肉雞蛋飯給他吃。當時陳家強不到五歲，只記得母親那天不在家裡。那時的畫面歷歷在目，是他父親留給他的最深刻印象。陳家強拿了兩個國產品牌的午餐肉，是圓柱形的罐頭。然後把剛才買的新鮮食物放回原處，順便在新鮮食物櫃旁拿了每盒十二隻包裝的泰國大雞蛋，再到蔬菜部放回椰菜球，便付款離開超級市場。陳家強回到房子的升降機大堂，沒有走到郵箱拿信件。過去他每天都會檢查一下郵箱，近來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才看一次。他回到自己的房子，脫下鞋子隨便放在地上。然後穿著襪子直接走進廚房放下在超市買的東西，再到客廳隨手把手提包擲到小枱上，往沙發一倒就癱坐下來。陳家強習慣了呆望天花一會，隨手拿起電視機遙控器開啟電視，為了跳過任何關係社會時事的節目，他直接按下電影台的頻道。這樣一齣又一齣電影不斷播映。電影開始的音樂及主創人員的名稱，出品、監製、編劇、美指、服裝、攝影到導演，電影名稱。然後電影結束後長長的工作人員名單，一個個參與過這齣電影的小員工名字也不會少，負責茶水雜工的也榜上有名。陳家強隨便按電視節目頻道，

想看看其他節目以打發晚上孤獨的時間。此時電視節目換成了突發新聞報道。「影星李承宗，今天下午三時在拍攝他的新電影結局時，懷疑工作人員出錯，道具槍換成真槍。消息指李承宗覺得原本電影的結局不好，以出品人和監製身份說服導演及編劇，補拍新的結局。而新的結局，聞說是主角開槍自殺。現在警方已介入調查。李承宗已送到醫院急救，生死未卜……」。李承宗是陳家強的舊同學，自從預科畢業便分道揚鑣後鮮有聯繫，後來陳家強偶然在新聞上看到李承宗的軼事。李承宗成名的時候，陳家強只是一個剛離婚的普通中學教師。今時今日李承宗既繼承家族產業亦能在影視圈獨當一面。陳家強不禁再次想起王興國說人出生就已經被審判了，要麼是活在天堂做尖子要麼熬在地獄受苦，這裡是天堂也是地獄。縱然多番努力，也不能抗拒命運安排。次貨永遠只是次貨，不能改變不可逃避的現實。任何人也不可以逃避命運的捉弄一樣，就如天之驕子李承宗，也沒辦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則新聞報導對陳家強來說跟一般的突發新聞無任何分別，只是主角是他曾經認識的人。陳家強對於這個人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反而年少時的校園生活片段一點一滴出現。陳家強想得入神之際，突然電話訊號響起，他頭也不動拿起電話看，是一條訊息邀請進入一個叫「陳氏家族」的社交

群組。陳家強隨便一按，進入了群組裡。然後叮叮聲不斷響起，他好奇地看看內容。

「找到了。」

「恭喜您！」

「廣東？」

「潮州。」

「居然是潮州……」

「怎麼找到？」

「群組內的大神，地氈式搜索。」

「用了多少時間？」

「七天啊。」

「很厲害！」

「七天就查出你的家族？」

「有沒有這麼強？」

「群裡 虎藏龍。」



「你是潮州陳氏家族的後人？」

「是。原來我爺爺是從潮州來了香港。」

「這你不知道？」

「我爸出生不久爺爺便過世，我奶奶是廣東人。我們一直以為家鄉是在廣東。原本是想找回廣東故鄉的親友，誰料結果出乎意外。」

「你提供了什麼資料？」

「只是爺爺嫲嫲姓名和大概來香港的時間。」

「就這麼簡單？」

陳家強看著對話內容感到神奇，好奇心使他專注下去。心想若能找到自己家族的過去甚至親人，那麼自己就不再是孤兒了。

「沒有爺爺的名字，只有父親的可以找到嗎？」陳家強嘗試加入討論。

「新朋友。你好。」

「是同宗啊。」

「歡迎你。」

「你好。」

「陳氏家族再多一成員。」

群組內的成員，熱烈歡迎陳家強。

「你的長輩沒有告訴你？」

「我家只有父母，父親在我小時候是船員，一次出海後沒有回來。母親在我大學畢業後離世。」陳家強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身世。

「你多大。」

「四十九。」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陳興。」

「家鄉是那裡？」

「香港。」

「老弟，籍貫啊！」

「潮州。」

「父親在哪裡出生？」

「不知道。」

「老弟，你怎麼連父親在哪出生也不知道？」

「我年紀小……」

「你母親沒有跟你聊過你父親的事嗎？」

群裡的人不斷發問，陳家強細想，真的是沒有聊過。母親似乎不想提起父親的事，自己也沒有跟母親溝通。記得小時候母親有一個箱子，晚上她會看著箱子發呆。後來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箱子被燒過，裡面的東西成為灰燼，現在想起來應該是我父親的物件吧。

「沒有。」陳家強帶點不相信但又是真實的答案。

「兄弟，你不是在戲弄大家吧？」

「開玩笑罷了。」

「真掃興，剛才很開心。」

「你現在問問你的母親吧。」

「母親去世了。」

「其他親戚？」

「沒有其他。」

「你是個孤兒嗎？」

「就算不是也活得像個孤兒一樣吧。」



梁倉《本是同根》的這部長篇小說，閱讀難度很大。雖然出生在香港本土，梁倉的寫作和香港這個文化島嶼上，曾經輝煌的具有娛樂和類型性的經典完全不同，不武俠，不言情，不商戰，不搞笑。梁倉卡夫卡式的敘事情緒，讓你無法產生閱讀的快感，疼痛的文字阻止你不斷地停下來思考、拷問。當然，這個歷史時期，也正是該香港人停下腳步把感嘆號變成問號的時候。

《香港作家梁倉2020的一場精神遊蕩》千夫長

梁倉的小說具有一種罕見的冷酷性，在這種冷酷中，我能看出作者的極度不安全感，於他而言，世間萬物都是那麼的不可靠，即使書中常常也會在故事中照進溫暖的陽光，但是不用一會兒便會被濃重的陰霾遮蔽掉陽光。當然，我們知道這種冷酷不是梁倉的冷酷，而是生活的冷酷。雖然有一些作家喜歡成天用文字給人營造虛妄的童話，為人編制絢麗的蟬衣，但最終我們會發現生活底部的淤泥和糝粕。

《讓我們一起發現生活的殘酷真相》胡野秋

ISBN 978-988-8664-86-3



9 789888 664863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sup>PO</sup>E.

上架建議：小說

定價：港幣 88 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